

伊凡·伊里奇 之死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托尔斯泰
中短篇小说选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许海燕 译

东方出版社

伊凡·伊里奇 之死

托尔斯泰
中短篇小说选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许海燕——译

СМЕРТЬ
ИВАНА
ИЛЬИЧА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伊凡·伊里奇之死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 许海燕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060-9886-1

I. ①伊… II. ①列… ②许…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23035号

伊凡·伊里奇之死

(YIFAN YILIQI ZHISI)

作 者: 列夫·托尔斯泰

责任编辑: 杨 丽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9886-1

定 价: 46.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Лев Толстой
Смерть Ивана Ильича

根据俄国国家文学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出版的20卷本《托尔斯泰文集》（Толстой Л. 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 1960）译出

译者序

许海燕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是俄国最伟大的古典作家，不仅他的三大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有着永久的魅力，而且他写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也像一件件精美的雕刻，使人爱不释手。托尔斯泰晚年写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洛采奏鸣曲》和《魔鬼》就是这样的艺术珍品。

《伊凡·伊里奇之死》的素材来自作家本人很熟悉的图拉法院的法官伊凡·伊里奇·梅奇尼科夫的死。他死前因患癌症而遭受的痛苦，觉得自己的一生年华虚度的思想，成了托尔斯泰构思这部小说的基础。

伊凡·伊里奇的一生是旧俄千千万万个官僚的一生的典型。从法律学校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官场。他并不是个贪官污吏，他处理公务都“遵守一定的规则”，履行“一切必要的手续”，因而得到“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不仅在公务上是这样，就是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是这样。他寻欢作乐总是“不失体面”，甚至他之所以要结婚，也是因为“那

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伊凡·伊里奇就是这样一个官僚，一个处处以“遵守规则”、“不失体面”为原则的人，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如此，以致他把自己内心原有的一点点真诚的、活生生的东西全都窒息了。

正当伊凡·伊里奇仕途一帆风顺的时候，却突然生病了（患了癌症），躺倒在床上。这时，他痛苦地体验到周围的人们（他的同事，甚至亲属）对他的命运的漠不关心。他疼得无法忍受，受尽折磨。可是谁也不来可怜他，谁也不来安慰他（只有一个朴实的男仆人对他表现出朴实的同情）。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从来就没有怀着人的感情同情过任何人，抚慰过任何人。他在一种精神上极其孤独的情况下死去。

托尔斯泰以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描写了伊凡·伊里奇一步步走向死亡的过程，描写了他对死亡的恐惧和他在临死前觉得自己的一生“不对头”的思想，读起来使人觉得仿佛自己也和伊凡·伊里奇一样感受到了对死亡的恐惧。难怪法国作家莫泊桑读完这篇小说后说：“我明白我的全部事业都毫无意义，我整个十大卷的作品都一文不值。”甚至俄国的医学专门论著也对托尔斯泰的出色描写给予极高的评价：“每一个医生，不管他属于哪一科，都应当用最专注的心情来读完这篇就这个题目而言世界文学上再没有其他作品比它更出色的小说，这样他就会懂得癌症患者所体验到的那种无穷的恐惧和思虑。”^①

^① 李茨基：《托尔斯泰文艺作品中关于死亡、疾病和医生的描写》，见《俄罗斯临床学》1929年第11期，第8-9页。转引自贝奇科夫《托尔斯泰评传》，第4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克洛采奏鸣曲》描写的是托尔斯泰一向关注的婚姻和家庭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与妻子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肉体关系的基础上的，没有真正的精神的沟通，因而夫妻之间就逐渐由不断的争吵发展到内心的相互仇恨。家庭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形式。这时，一位艺术家出现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波兹德内舍夫的妻子与这位艺术家一同弹琴），波兹德内舍夫就出于猜疑和妒忌杀死了他的妻子。小说对这种“虚假的”婚姻，对建立在纯粹肉体关系基础上的夫妻关系，给予了深刻的暴露。

托尔斯泰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他从贵族地主的立场转到了宗法式农民的立场上，同时，他也在家庭、婚姻、宗教等问题上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他不赞成妇女的解放，甚至产生了禁欲主义的思想。托尔斯泰认为，必须使男子和妇女在精神和道德上不断革新，使他们达到禁欲生活的最高理想，才能真正解决夫妻关系和家庭中的悲剧。不管托尔斯泰的这一思想与目前人类的实际生活有着怎样的距离，但他关于夫妻和家庭生活应以精神和道德作为基础的思想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是值得千千万万的家庭去努力做到的。

《魔鬼》则是一篇独特的小说，它描写一个青年贵族地主叶甫根尼在婚前与一个漂亮的、充满肉体诱惑而又没有任何关于“罪恶”的道德观念的乡村妇女有过一段时期的两性关系。婚后，他与她断绝了这种关系，但在妻子生育以后，他又在村里不断遇见那位妇女，一种无比强烈的情欲控制了他，与他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小说

设计了两种结局：一个是叶甫根尼用手枪自杀了，另一个是他用手枪杀死了那位妇女。小说对情欲的巨大力量以及情欲与理性道德的激烈冲突的描写是深刻的、无与伦比的。

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人生哲学家、教育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同样，他的文学作品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不仅描绘过历史和战争的宏大画面，细致地反映了19世纪后期俄国贵族阶级和农民在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冲击下的生活变化，深入地探索过道德自我完善和人生的意义问题，而且也有如本书中所收的三篇小说，深刻地描写了死亡、情欲、人的心理的激烈冲突等独到的人生现象，这些都是其他作品所不可取代的，也有着长久的认识和审美价值。

译者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

2017年4月22日

死，为复活而作的准备

汪剑钊

关于死亡的沉思是俄罗斯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托尔斯泰在一部哲理性随笔集《生活之路》中如是宣称：“铭记死亡将有助于灵魂的生活。”在他看来，人如果忘却了死亡便等同于动物，而只要时刻意识到死的存在，也就接近于神圣。这位文学巨匠以自身的睿智赋予死亡以积极的含义，提请人们热爱生命，自觉地生活在至善至性中，才能最终带着一颗纯洁的灵魂去面对上帝。因为，“只有真切地想象到你正处在死亡的前夜，你就肯定不会狡诈，不会欺骗，不会撒谎，不会指责、谩骂、仇视他人，不会抢夺他人的东西。在死亡的前夜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简单的善事：帮助和安慰别人，对别人待之以爱。而这些事永远都是最需要而最快乐的事”。这段话令人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语，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虽说后者在《论语》中的原意在释缓曾子与孟敬子相互的龃龉，但也揭示了死亡对人的警示。

在那本随笔集中，托尔斯泰进一步阐述道：“在人死去的那一刻，点燃着一支蜡烛，在这烛光下他曾读过一本充满了焦虑、欺骗、苦涩

和罪恶的书，此刻这蜡烛爆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亮的光，把以前隐没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照亮给他看，然后噼啪响过，闪动了一下，便归于永久的寂灭。”这种对生死的参悟也不可避免地贯穿在作家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它们的真义便也程度不同地渗透在本书收入的三个中篇小说中。《伊凡·伊里奇之死》曾被选入美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出版的《世界小说一百篇》，被西方各大学文学系当作教材。小说刻画了一个虚度年华的小官吏形象。小说第二节的开端，作者如是界定他的主人公：“伊凡·伊里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普通、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这句话堪称整部小说的题旨所在。伊凡的一生被认定为“最普通”和“最平常”，这非常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但为什么要说“最可怕”呢？托尔斯泰在此寓藏了深意，它意味的是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鄙俗与麻木，那种随波逐流的放纵与不负责任，以及如同“苍蝇爱光”的趋炎附势。伊凡的生命一直被平庸和虚伪所笼罩，循规蹈矩，恪尽职守，唯上命是从，始终踩着他人的足迹前进。小说中，作者也暗示他曾经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但只是浅尝辄止了。另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也干过一些卑鄙、下作的事情，但获悉那些位高权重的人也有类似的行径且不以为是“坏的”，也就放弃了忏悔，心安理得地在既有“轨道”上前行。如果没有一场意外的疾病和最终的死亡，伊凡可能就会平淡而无为地度过这一生。但疾病和死亡打破了这种平静，它们就如同镜子，既映照周围人等的面目，也在瞬间照亮了主人公自己晦暗的人生，他发现了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对头”。事实上，伊凡在他的死亡来临之前便已死去，他的生活早已被蛀蚀一空。值得注意

的是，这部小说出现了某些神秘主义的象征，“黑洞”与“光”的对比颇为耐人寻味，它们意味着虚无、死亡和最终的复活。

托尔斯泰曾在 1890 年的一则日记中认为，“理想的女人”就是“生儿育女和按照基督教义来培养他们，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上帝和人们的仆人，而不是生活中的寄生虫”。应该说，晚年的托尔斯泰由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为起点，愈益倾向于一种保守的妇女观。《克洛采奏鸣曲》讲述的是一个因嫉妒而杀妻的故事，“充满着一种绝望的悲伤，一种极端不相信人与人之间将来有可能建立起正常、和谐的关系的心情”。有人将之看作俄罗斯版的《奥赛罗》。小说的名字取自贝多芬创作的一首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故事的主人公波兹德内舍夫曾经是一个放浪的纨绔子弟，最后因妻子的不贞而杀死了她。但作家关注的则是故事背后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爱情的独占性，爱与欲望的关系，道德与责任的冲突，男权中心主义，等等。托尔斯泰借小说中人物感慨道：“女人本来应该是人类迈向真理与幸福的参与者，可是男人却为了自己的享乐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助手。”但是，女人呢，“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对男人的肉欲具有影响的工具，以致使男人不能平静地与女人相处。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就会被她麻醉，失去理智”。这两段话中的潜台词就是男女间的情爱不利于人的正常生活，而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也不过是一场“欺骗”。因为，情感是脆弱的，它的爆发力远远超过了耐受力，并非如人们所宣称并向往的永恒。小说中，作家借助音乐的力量，再一次审视了肉欲与精神的关系，既感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体会到其中无法分割的关联。正是

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托尔斯泰否定了人的本性之一：“性欲，不管它怎样乔装打扮，也是一种恶，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可怕的恶，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去鼓励它。《福音书》上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他心里已经跟她犯奸淫了，这话不仅是对别人的妻子而言，实际上，这话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妻子说的。”作为读者，我们自然不能将主人公的表述直接等同于作者的观点，但也不能不认识到，它们也代表着托尔斯泰的一部分看法，他期盼的是“一种通过节欲和贞洁而达到的善的理想”。

如上所述，性爱的引诱与克制是托尔斯泰终生关注的一个问题。作为曾经放浪不羁的青年，作家在晚年仍然处在性欲亢奋的折磨中，但另一方面却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因此表现出了异常的禁欲主义倾向，意图在各个层面上杀死这个“魔鬼”。《魔鬼》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其中一部分素材甚至取自托尔斯泰早年的经历。小说最初的名字是《伊尔捷涅夫》，最后定稿时改作《魔鬼》。它处理的是人的本能如何左右生命的问题，欲望与理性的争斗，道德与魅惑之间的拉扯，主人公在纵欲和禁欲之间的摇摆。伊尔捷涅夫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与农妇斯捷潘妮达发生了关系。随后，他像许多花花公子一样，另娶富家小姐而成家立业，将此前的欢爱抛诸脑后。但命运弄人的是，在妻子丽莎怀孕以后，伊尔捷涅夫又回到了这个令他曾经堕落的村庄，重新遇见了那位令人神魂颠倒的农妇。如此，以往被时间和距离所阻隔的那种本能又开始蠢蠢欲动，并且逐渐吞噬着他的意志力，而身心似乎被一种毁灭的力量所彻底掌控。托尔斯泰细腻地刻画了伊尔捷涅夫濒于分裂的心理活动，他的焦虑、忏悔、恐惧、仇恨等等。这一切，最后

以死亡而告终。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说道：“如果说叶甫根尼·伊尔捷涅夫在杀人时神经有毛病，那么，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有精神病。”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伊尔捷涅夫事件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实际具有普遍的意义，它凸显的是时代的病症。

作为思想家，托尔斯泰无疑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尽管他也曾被称为“天才的小说家，糟糕的思想家”。他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的思考，生死问题的纠缠，伦理与道德的困境，这些都是通过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卓越的叙事能力体现出来的。托尔斯泰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他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无疑为其伟大的声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他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探索并不限于这几部作品，而是渗透于所有的创作，在他众多的中短篇小说、戏剧、政论和随笔中。仅就这三部小说而言，我们便能窥豹式地感受到一位叙事文学的大师的魅力，他那出色的结构能力和对词语的熟稔运用。《伊凡·伊里奇之死》以检察院的庭审为楔子，继以葬礼为引子，在娓娓的倒叙中回顾主人公的一生；《克洛采奏鸣曲》的叙事入口是火车的车厢，作者以故事套故事的程式模拟对事件的回忆，在叙述中插入数次列车的停靠，既增强了叙述的逼真性，又使对话不至于因冗长而令人产生倦意；《魔鬼》则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以“锦绣前程正在等着叶甫根尼·伊尔捷涅夫”一句引发读者的阅读期待，继而在琐事的铺展中描摹暗流般湍急的人生。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作者给出了两个结局，一个是主人公伊尔捷涅夫的自杀，另一个则是他枪杀了自己的情妇斯捷潘妮达。托尔斯泰仿佛在书稿上分

别给出了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从而把男女主人公生死的审判权留给了读者。这种笔墨是如此不动声色的写实，却在冷静的字里行间透着诗性的智慧和洞明。

历史已跨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后期。今天，我们何以还要阅读托尔斯泰？这是因为他思考的问题仍然存在，他追求的答案似乎仍然没有标准答案，而他由语言的火炬所点燃的真理之光还在闪烁。托尔斯泰早年曾创作了一个中篇小说《三死》，本书选译的这三篇小说仿佛是它的一个回响。在死亡这面镜子的映照下，人的尘世生命暴露了它的各种缺陷，琐碎、平庸、重复、虚幻、脆弱、易朽等等。我们面前似乎重新出现了一位贵妇死后建造的教堂、一个农民没有墓碑的孤坟和一株无辜被砍伐的死树。太阳照常升起，新绿在枯枝上绽放。与此相对应的是，死亡再次分别举行了三种仪式，从而接纳了故事里的主人公，在时间的轮回中，血肉之躯抖落如一片片秋天的树叶，告别浮华、喧嚣的俗世，以便让灵魂平静、自然地找到自己的归宿。沿循托尔斯泰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死亡作为一种否定的存在，携带着自己的使命。它是恶的中断，也是堕落的抹除，实际是为复活作出的一个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为人们打开了另一个窗口。一个人经历了尘世的种种苦难，那属灵的生命最终将脱离肉体的羁绊，获得精神的解放，借此进入一个至善而自由的王国。

2017年7月11日

在死亡中寻求解脱与救赎的人

赵 松

I

要是老托尔斯泰还活着，估计也会赞成把《伊凡·伊里奇之死》、《克洛采奏鸣曲》和《魔鬼》结集的。因为在这三个晚期小说代表作里，探讨的都是他终生为之困扰不已并不断反思的婚姻、爱、欲望，还有死亡等问题。

说实话，它们令人窒息。晚年的托尔斯泰虽热衷于道德反思与说教，但写起小说时，他就立即展现出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自觉与强悍之力——无论是描述那些人物的可悲命运，还是对他们灵魂的无情拷问，他都让读者不时震惊甚至到不寒而栗的地步。阅读它们，就像是慢慢吞下莫名的毒药，味道苦涩而又复杂，还混杂着某些刺激心神的奇妙味道，它们煎熬着你，让你感同身受，又引诱着你，让你欲罢不能。

托尔斯泰夫人可能不喜欢它们。《伊凡·伊里奇之死》那么阴郁

晦暗，充满了平庸之辈的绝望气息；《魔鬼》也可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正像他在婚前拿给她看的日记里写的、曾让她三观尽毁的那些东西；尽管为了让《克洛采奏鸣曲》通过检查机关的审查，她曾特地去彼得堡觐见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但在情感上，她根本无法接受它。因为它几乎不加掩饰地透露出作者对婚姻、爱情、家庭的巨大质疑，尤其是对女性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蔑视，那个波兹德内舍夫的一些情形跟从她日记里出现的言论极为相似，而她也确实喜欢过一位到家里做客的年轻捷克音乐家，但那完全是因为之前托尔斯泰对她的冷漠与排斥。

在帮托尔斯泰誊抄《克洛采奏鸣曲》的手稿之后，她会跟他说点什么？她会直率地表达自己对小说的不满，比如，他对婚姻与家庭的敌意，对女人的轻蔑，她会告诉他，他对年轻女人在性欲方面的描写完全是错误的……他们会争论，她会强调必须维护家庭、孩子们的利益，而他则认为，一个人脑子里只想着自家利益就是精神堕落。于是他们争吵，最后当然都会愤怒，互相说最狠毒的话，弹无虚发，击中要害。于是，她会又一次陷入最深的痛苦与绝望，想自杀解脱，而他呢，则会又一次想离家出走……然后，或许次日早晨，或许隔上两天，他们会选择和解，在彼此都疲惫不堪的状态下。在他们那漫长婚姻的最后二十来年里，这一切几乎随时都会发生。

实际上，从她 1887 年（也就是托尔斯泰开始写《克洛采奏鸣曲》的那一年）的日记中，我们已能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夫妻的矛盾之所以不断激化，主要还是由于观念冲突，他们的生活悲剧也随之悄然拉

开帷幕：

“3月6日。抄写完了《论生与死》，方才又仔细读了一遍。我聚精会神地寻找新鲜的东西，我找到了许多中肯的表述，美妙的比喻，但其基本思想对我来说并不新鲜，老调重弹。就是说仍是号召人们为了精神生活而放弃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公道的——那就是为了博爱，为了爱整个世界而放弃个人生活。我以为，有些职责是上帝安排的，天经地义的，谁也没有权利放弃，这些物质的东西不会妨碍，甚至有助于精神生活。”

2

晚年的托尔斯泰越来越专注于精神世界、关注整个人类世界的困境问题，曾给他带来很多幸福感的婚姻与家庭，却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让他焦虑厌倦却又无法摆脱的大问题。被称为“世界的良心”的托尔斯泰，登临了欧洲文学巅峰的托尔斯泰，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信徒，生命力、思想力和创作力依旧旺盛的托尔斯泰，在这些问题面前，似乎只是一个惶惑不安、焦虑易怒甚至不时绝望的老人。否则的话，他也不会生命的最后时段选择离家出走了，更不会在弥留之际仍拒绝与陪伴其一生的妻子见上最后一面了。

托尔斯泰夫人说过：“我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共同生活了四十八